执行主编：刘琳佳 责任编辑：刘雪娇 电话：(0451)84612187 E-mail:lnliuxuejiao@163.com

红围巾里的温暖

旧影重现

“冬雨不成雪，北风寒未深。山藏千垒秀，云结四垂阴。”九岁那年，小雪刚过，天空时不时地飘着星星点点的雪花，我坐在四面透风的教室里，刺骨的寒风不断刮来，掠过我裸露的脸庞，擦过脖颈，又攥住冰凉的双手。



不几日，我的两颊因受寒发炎肿得老高，张嘴都扯着疼，饭咽不下，夜里更是辗转难安，合不上眼。母亲见状，既心疼我，却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缓解我的病症。一旁的父亲捻灭了烟斗里的星火，眉头紧锁，闷声叹了口气，目光落在我肿起的脸颊上，久久没有言语。紧接着，他从门角拿起锄头，扛在肩上，脚步沉沉地踏过院坝里细碎的雪沫，进入大山深处寻找草药。半晌之后，父亲把挖来的各种草药拿到井水边冲洗干净，放入锅中熬煮。喝了父亲的汤药，两颊鼓起的包块几日后渐渐消退。为了杜绝复发，父亲对母亲说：“娃娃脸颊上的包块虽然好了点，但还是得注意保护，你想想办法给他织一条围巾，戴在他的脖子上，不让他的脖子受到寒风的侵袭。”

母亲应声道：“我来想想办法吧！”母亲随即来到衣橱，拿出外婆当年为她做嫁衣时织的那件红色毛衣。

那件红色毛衣虽然经过无情岁月的洗礼，却依旧保持着原有的光鲜亮丽，泛着温润的光泽。只见母亲双手轻轻捧起毛衣，犹如捧起一件稀世之宝，时而贴入胸口，时而贴到脸庞……终究还是咬咬牙，开始拆线。母亲用颤抖的手指寻着衣领边那根线头慢慢地拆，并将红毛线绕成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红线团。

往后的几日，母亲白天下地劳作，夜里就着昏黄摇曳的灯光，一针一针为我织围巾。火苗一跳一跳，把母亲的身影投在土墙上，忽长忽短。从未织过毛衣的母亲，动作显得如此笨拙。她捏着父亲亲手削的竹制棒针，那两根淡黄而细长的竹针，却在她结满老茧的双手中重如千斤，怎么也不听她的使唤。持针、换行、加针、减针，在他人手里宛如蝴蝶穿花，而到母亲手里却显得格外的滞涩，不是多捻了几针线，就是少挑了一处线，看着实在是不好看，母亲懊恼地拍拍大腿，无奈地摇摇头，把织好了一大半的围巾拆了，拿起棒针又从头细细地织起来。

母亲不厌其烦，织错了拆，拆完了织。数遍之后，她的动作慢慢变得娴熟起来，渐渐织出了匀整的纹路。

几个寒夜倏忽而过。一日清晨，我睡眼惺忪地睁开眼睛，只见一条红色围巾躺在枕边。我怔怔望着这条红色的围巾，心里又惊又软，深知这一缕一缕红丝线里，藏着母亲熬了多少夜晚的心思。先前受寒肿痛的惶恐以及寒风吹颈的冷意，仿佛一瞬间都被这抹红色融化了。母亲微笑着来到床边，轻轻地对我说：“围巾终于织好了，你戴上试试，这下冬天上学，就不怕寒风了。”

我拿起那条还带着母亲掌心余温的围巾绕上脖子，绒线贴着稚嫩的肌肤，一股暖流瞬间从颈部漫开，涌遍全身。

[贵州·安顺] 唐安永

鸡蛋的味道

曾几何时，小小一枚鸡蛋，在我幼小的内心，简直被视为美味佳肴。

我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农村，家境一般，其时大多数家庭都如此，区别不大。鸡蛋，平时是难得吃到的。家里也散养了几只蛋鸡，每当听到有母鸡“咯嗒嗒、咯嗒嗒”炫耀叫个不停，我便箭一般冲出房门循声而出，四处寻找。它们有时把蛋下在鸡窝，有时在草窠，还有时在房前屋后的犄角旮旯，地点不定。当找到“产地”，拾起鸡蛋，我便如获至宝般乐颠颠小心翼翼满心欢喜捧到母亲面前。“又多了一个，等攒够十个就够卖了。”母亲说。我的喜悦顿时化作失望。

童年，能见到鸡蛋多点儿的时候是在端午节。母亲按一人两个的标准数好蛋，放在锅中煮。每隔一会，我便跑到灶前观望。尽管是按人数平均，但每次父母、姐姐和哥哥总会把自己的一部分鸡蛋给我这个“老小”，尤其父母吃得很少，甚至不吃。当时的自己吃心十足，但也不舍得一次全部吃掉，藏起来慢慢吃，细细品，哪怕不小心掉落的一点点儿蛋黄，也要指尖粘起放入口中。

母亲回忆，父亲有一段时间身体不适，需要增加营养。她将家中仅有的几个咸鸡蛋留给父亲，我眼巴巴看着也要吃。怎么办？母亲还是有办法的，她从家中蒸熟的红薯中，选出同鸡蛋大小形状接近的，剥掉皮，然后，用小勺挖出个“凹”，想不到，我没看出破绽。

姥姥住在我家时，饭桌上就会经常多出个荷包蛋。她总是装作吃得很慢，趁父母不注意就眼神示意我将饭碗从桌下伸过去，然后，偷偷夹给我一半。当时，我特希望姥姥能经常来我家或长住。

1977年10月，我参军入伍体检那天，可能有点晕血，眼前发黑，脸色煞白，是同伙伴骑自行车送我回的家。母亲特意煮了十个鸡蛋：“你吃几个补一补，余下的待会儿看望姥姥时带着！”我从未感受到如此重量级的特殊关照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 [湖北·孝感] 黄国清

笔墨留痕 岁月生香

1986年的冬天，寒风里裹挟着刚参加工作的青涩与热望。那时的我，因痴迷文字，常在工作之余小试笔锋，偶有作品问世。机缘巧合下，我被大连市金州区总工会职工报道组吸纳，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年轻“土记者”。那不仅是一段业余写作的岁月，更是一场关于青春、责任与集体精神的深刻历练。

当年的金州区，职工文化生活异常活跃。工会牵头的各类兴趣小组争奇斗艳，每年夏季全区举办的乘凉晚会更是全城瞩目，热闹非凡。为了提升报道组成员业务素质，提高稿件见报率，报道组定下规矩：每半月进行一次集中业务学习。大家不仅研习新闻知识，更复盘前期写作得失，探讨下一步报道重点。有时为了策划好一次驻区企业宣传，成员们会集体进厂采访，从消息写作到言论配发，内部分工相当明确，那种严谨而热烈的氛围至今历历在目。

经过半年多的锤炼，报道组成员创作成果丰硕，我也取得了可喜成绩。那些聚焦企业改革、职工冷暖、廉洁勤政、为民办实事的稿件，陆续被上级媒体采用，有的还配发了编者按，有的登上了重要版面。尤其那些关乎民生与正气的题材，常获得相关部门的肯定，企业纷纷向报道组成员发出采访邀请。一段时间里，大家忙得不亦乐乎。虽然工作之余的采访有些忙碌辛苦，但看到采写的新闻跃上版面，那份成就感又极大地激发了大家的创作激情。

报道组里中年长成员较多，他们刻苦的精神深深感染着我们这些年轻人。因报道组成绩优异，在区工会组织的首届职工兴趣活动小组成果展上，展台颇受市民关注，上级刊物也曾为此进行过报道。令人惋惜的是，后来由于企业改革和人员调动等诸多原因，报道组仅“存活”了两年多时间便解散了。

[辽宁·大连] 李洪波

承印单位：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、经济日报印刷厂、广州蓝海印刷有限公司、河北报业传媒集团印务有限公司、河南省邮电科技有限公司、山东大众华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、西安蓝星新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、江苏鸿兴达邮政印务有限公司